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四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四十九

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讀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爲核其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郡守更爲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書於景帝前輒曰太守豈當日之實稱乎抑偶誤爾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

譌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尙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按伶州鳩又曰以大族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卽金縢所云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迹等語似當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爲先王何則果爾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余是以信國語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守字在史記固多追書若戰國策韓陽曰使陽言之

太守太守其效之豈亦追書乎余曰昔人已疑到此著有明辯蓋校寫國策者不通古今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時刻日知錄者遽謂戰國真有太守稱亦不善于論世矣

又按左氏亦閒以其所終之官言之不知其時尙未者昭元年四月子產稱公孫黑子皙曰上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有六卿時乃罕氏虎國氏僑豐氏段印氏段游氏吉駟氏帶爲之安得復有一卿以位黑黑得爲卿者蓋後六月丁巳強與於六卿之盟子產弗討遂以爲卿以至明年秋被殺亦書于經當子產數子南之時固未也然則子皙宜何官曰子產稱子皙貴於嬖大夫子南則亞大夫可知也或上字爲亞字之譌然此等誤稱左氏煞少亦千慮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
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
下當其下大夫是春秋時列國別有上大夫未遂爲卿與周
禮王制不合又因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是本周禮次國
之上卿一段則用左氏獨不思周禮屬國之初制變至春秋
已大不侔而會稗成一書者何哉

又按左傳桓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五年有上卿上大
夫益驗上大夫與卿各別參以文六年亞卿昭四年介卿哀
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謂中卿是也則卿信有三又參以僖
四年中大夫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亞大夫哀二年下大夫
蓋亞大夫卽中大夫嬖大夫卽下大夫也則大夫等亦有三

然則前所云上大夫卽卿者不可削去乎曰亦未可盡主一說也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曰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注曰上大夫卿也意是時鄭官制猶未變不然此乃史家之又非當日之實稱請更證以一事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論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爲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于平公定公反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實然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亦未必盡得當時之真云

又按史記周書竝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保保其身體始

見賈誼新書至顧命篇猶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或曰詩集傳明云韓初封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築城余曰韓侯是武王子計其封當在成王之世聃季爲司空衛康叔封聃季授土見定四年傳豈召公爲之哉臆說或曰朱子本王肅余曰肅注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此蓋指宣王時召穆公虎非召康公奭也又錯認且朱子以築城爲必屬司空乎仲山甫城齊何以時爲冢宰朱子以司空爲必主繕治乎又何以平定淮夷命召穆公虎蓋古者人雖有專官官雖有定職至國有大事則推賢而往人不以爲忌已亦不以爲嫌往而輒能成功還報天子後世幾此意者鮮矣

第五十

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亦朱子所謂後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譌始定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彤日序以爲高宗祭成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然終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曰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史遷繫於祖庚之紀內則是祖已爲祖庚作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旣非義例矣

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彤曰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曰君且以廟號稱之曰典祀無豐於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雒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訓祖庚則典祀無豐于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于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曰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爲實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爲實事其誤如此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後仲丁十三

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
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四
年太丁三年歷歷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
然則安得謂祖甲卽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謂殷家祖其
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
其爲何人常論定之後而猶以兩孔氏爲確論儻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於王肅王肅之誤因於史記史記之誤又
因於國語於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復降而同帝
甲淫亂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錯解爲實事復得二條一此書專主王肅之學肅錯
解中月而禪爲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卽吉故撰

於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一金縢我之弗
辟馬鄭皆讀辟爲避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
錯解爲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爲法亦用王肅說可知
故換於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于商嗟乎此古今
二大關鍵也服闋於二十五月于是兩晉諸帝俱短喪而陷
於不孝矣周公身誅管蔡於是唐太宗臨湖之變推刃同氣
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王克有言俗語不實成爲丹青
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苟至於惑賢聖則其流毒正無窮無
極安得不使有識者昌言以辯哉

第五十一

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於書之辭必熟習必不以古人口中

語認爲敘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語妄續之於後與或妄增之於前自亂其引古之例斷斷然已柰何晚出書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僞作者欲竄入武王曰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

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
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曰徧告羣后而
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卽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書之以
敘事爲議論其誤如此

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僞作者以
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
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爲後我凡三見斷爲書辭入書民望之
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猷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
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對成湯自不
得斥其號于是僞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
閃縮處乎

又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誥縮其辭
爲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予嘗謂鶴脰不得不長
鳧脰不得不短此文章家法也司馬公約諸史之文而成通
鑑已屬從簡作綱目者不知務於字句閒蹙損往往致有文
理不通足資喟嘆處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輕詆與余曰此原
不盡出朱子多其門人爲之若眞出朱子手其大書必一依
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馬氏原文耳

又按余嘗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
人之確何況僞作古文書者殆無怪其然或請徵其義余曰
論語杞不足徵宋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
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

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眾言淆亂
折諸聖未聞折諸賢或曰論語蓋孔子一時之言中庸又一
時言之故不同觀竝提三代與僅論二代者亦不同余曰年
有蚤暮識有淺深論因有定否此豈所論于聖人乎杞用夷
禮見魯僖公時出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戴公
當周宣王時出毛詩序蓋惟禮樂廢壞方就周大師校之得
頌之全本旋復遭放失孔子習詩不及半矣尙得謂載論語
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此載中庸者則其初年宋猶有文
獻存焉者耶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
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
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予則信孔子過篤者耳

又按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茲皆一脉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上改降爲佑意覺索然吾直不省作僞者是何心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勵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徵意特比杞差勝耳余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無所存者乎大抵當時列國文獻惟魯爲最備故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徵或曰二國俱不足徵孔子于何處考訂而能言之雙峯饒氏有云聖人生知得其一二則可以識其餘亦信然乎余曰此最無稽